

花砖

——来自十九世纪的原创力

二〇一六年七月

行走在今天的厦门，不管是在雅致的华侨民居，还是在街边某个不起眼的杂货铺，你的眼光都不免会捕捉到一抹独特的颜色，这来自于厦门人铺在地上的艺术品，水泥花砖。生产于上个世纪的花砖，纹样和配色似乎并不能与现代社会的氛围完全契合，但正因为这种独立之感，颇显沉静，这是它凝固在时间里的气质。

不在书店所处，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期华侨新村——新中国成立，掀起了一股归侨潮。此间的别墅洋楼多用花砖铺地，当然，书店也不例外。年代已久，书店里的花砖已经逐渐出现了裂纹和缺角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修复，寻找了一个又一个工匠师傅，总是得到同样的答案：它已不可能回到从前。

古老的事物之所以产生这诸多美感，大抵也因为它的不可逆性。

但倘若我们就此放弃，也不符合一间独立书店的脾性。我们想了解它究竟来自何方；如果不可复原，是否可能新生。

带着诸多问题，我们以脚下的花砖为起点，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探索。

跨越大西洋的追溯

距离不在书店很近的华新路 32 号，如今是一家咖啡馆，有着同样令人惊叹的花砖。租下它的设计师因此迷上了花砖，他后来成为了厦

门唯一一个制作花砖的人，林宇鸣。

巧合的是，在我们探访花砖的路上，遇到了曾经一起和林宇鸣研究过花砖的李颜。

这条路上的人不多，但有人走过，就会留有痕迹。我们顺着网上的一些零碎记录，发现了《搜街》上一篇几万字的花砖报告。这本杂志早已停刊，有着花砖痕迹的第 64 期是最后一刊。顺着文中的线索，我们找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——李颜。

32 号，主题为市井美学的绝版《搜街》，两条线重合在了一起。信息的来源更为丰富。

水泥花砖的起源，要追溯到十九世纪的西班牙。工艺美术运动、西班牙被阿拉伯长期统治的历史，以及水泥的诞生，是花砖面世的重要推动力。

十九世纪下半叶，欧洲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，工艺品大量地从工业流水线上产出。单纯的对于销量的追求，让工业产品变得简陋粗糙，欧洲各国的设计家感知到设计美感的消亡，开始呼唤中世纪手工传统的回归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“工艺美术运动”。在这场运动以及紧随其后的“新艺术运动”中，审美逐渐在实用、设计和技术三者之间找到平衡。可以说，水泥花砖就是这三者相互配合的成果。在如今我们的眼中，花砖已属于“老物件”的行列，但在它所产生的那个年代里，它作为一种伟大的原创力而诞生。

为什么水泥花砖首次出现在西班牙呢？

彼时的西班牙，是“工艺美术运动”的重要阵地，那里的艺术家们偏爱带有花纹、有曲线美感的设计，这应当是花砖纹样的最初来源。并且，公元八世纪到十五世纪，在这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，西班牙一直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，这解释了为何最早的花砖纹样带有阿拉伯民风。同时，与先前使用的瓷砖相比，水泥本身渗水的特性，在地中海沿岸潮湿的气候中有着显著的实用效果。

水泥花砖的使用并没有停滞在欧洲范围内。十九世纪之后，随着欧洲海上殖民的脚步，它被带到了世界各地。不管是在拉丁美洲，还是在东南亚地区，有殖民建筑的地方，我们基本都能见到花砖的身影。

诞生于对实用与设计的追求风潮之中，吸取独具时代和历史特色的美感，传播于欧洲海上殖民历程，流行于各国的广泛使用。一个十九世纪的原创力，开始了它二百年的强大生命。

我们所熟知的花砖镜像——广东篇

很难确定花砖最初在中国的登陆点是在广东还是在福建，我们只知道 1909 年是广东工业化生产花砖的初始年份。水泥花砖生产技术与水磨石制造方法传入广东，当地人将此称为“花阶砖”。清宣统元年（1909 年），广州河南士

敏土厂引进德国立窑设备时，同时也引进了一套花阶砖生产设备。原计划利用河南士敏土生产的水泥制作花阶砖，但当时进口花砖仍占据着上层社会的主流。

引进的设备工艺陈旧，生产不稳定，产品质量差，投放市场后经受不起进口花阶砖的冲击而停产，机械也被拆毁。民国 16 年（1927 年）以后，广东不少华侨投资建住宅，用花阶砖铺砌盛行一时，陆续有商人开设花阶砖制造厂。历时 22 年，制造商增长到 5 户。

1956 年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，合并为 2 户，改为公私合营；10 年后并为一户改国营。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，随着经济制度的变革，广州市花阶砖生产商也二度改造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，1979 年更名为“水磨石厂”，在不同时期生产过多种不同的建材产品。花阶砖产品一直保持生产。

广州水磨石厂生产的花阶砖在满足本省需求后，还远销中南、西北地区，偶尔也出口港澳。

1978 年以后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，市场需求量扩大，不少乡镇企业也学习花阶砖生产技术，纷纷设厂生产。花阶砖和水磨石旧的生产工艺都比较简陋，各乡镇企业按照各地的市场需求，以销定产，灵活生产，但质量水平参差不齐。

一场街头的探寻——厦门篇

关于最早出现在厦门的花砖，如今我们很难确定，它们到底是洋人在建别墅的时候带来的，还是华侨归国期间运回来的。但 1860 年左右洋人在鼓浪屿上的建设，无疑对花砖有着大量的需要。

在几万字的厦门建筑史和实地走访中，我们找到了花砖早期在闽南地区，尤其是在厦门出现的线索。

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厦港卢厝，可能是第一座铺有花砖的闽南古厝。主人卢安邦，一个科举落地的文人，在挫败中开始跑船务，在从东南亚回国的途中，他从法国人那里运回了一大批花砖。

在厦门枋湖村，建成于宣统三年的“禾山第一楼”廖氏资政第中，也铺有大量花砖，产自南洋。即便是今天看来，这些花砖都堪称上品。

与此相同的情形还出现在泉州一座兼具闽南传统和西洋风格的大厝。那是华侨蒋报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所建，房间内的花砖是起厝时专门请人从印尼装满整船，运到泉州来的。高昂的运输成本注定了花砖在中国的早期着陆，一定发生在上层社会。

二十世纪 30 年代，商业日趋发展，旧城改造在厦门蔓延开来。在这场房地产建设的大潮中，华侨和侨眷是投资的主要力量，据统计，二十世纪 20 至 30 年代，厦门市区和鼓浪屿的

房屋建设资金有 75% 都来自于他们。花砖作为新型建筑材料，自然得到了这些来自南洋的建设者们的青睐。

颇具商业眼光的华侨陈森严开始筹备建设花砖厂。1912 年的春天，位于鼓浪屿泰康坡的南洲花砖厂正式投产，这意味着国产花砖将成为厦门城市建设中的主力军。

南洲花砖厂改变了原本的湿法工艺，用浆法工艺生产，还配置出了 39 种颜色，设计了 200 多套花砖图案。其生产的花砖凭借优异的质量，多种型号和花色，畅销国内外，在抗日战争前夕才停产。

1938 年 5 月 10 日，日军在厦门五通登陆，厂房和设备被大举破坏，残缺不全。

18 年后，南洲花砖厂的身影才得以在历史中重现。这是花砖的第二次兴起。

1956 年 11 月 27 日的《厦门日报》上，登载着这样一则新闻：《适应城市建设的需要，停工 20 余年的南洲花砖厂恢复生产》。那一年开始，经由政府的统一规划，建筑队开始在公园西路和赤岭南麓建设华侨新村，这就是华新路和南华路两处老别墅聚集区。

这段历史就是上文报道中提及的“适应城市建设的需要”的背景，在这段历史探访中，我们逐渐解开了之前有的诸多困惑。

我们如今在南华路和华新路老别墅中见到的水泥花砖，并非来自南洋，而是南洲花砖厂

在 50 至 60 年代间生产的。曾经在这里住过的老华侨回忆了有关花砖铺设的场景。

那时候他们刚从南洋归国，对那里的花砖颇有感情。然而从南洋直接运输花砖回来并不现实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南洲花砖厂购买。花砖铺设好之后，主人为了让它们的颜色更为鲜亮，专门从木匠那里带回了一袋又一袋的木屑，厚厚地铺在地板上，来回踩上很多天，再清理干净。

这一原理让我们联想到了当下流行的手玩，资深的玩家会每天擦拭，在精心护理后，珠串的表层会产生光滑的包浆。

这也是我们如今看到的花砖即使裂缝丛生，但看上去依然光滑而有质感的原因。

南洲花砖厂复产的一年之后，改名为“地方国营厦门花砖厂”，后来又被归入省四建（福建第四建筑工程公司）。文革时期，华侨新村的建设被暂且搁置，水泥花砖也被当作是一种“资产阶级审美趣味”而陷入停产。南洲花砖厂当时的厂主陈其焕转卖了设备和产权，南洲花砖厂的辉煌在时光中归于沉寂。

令我们好奇的一点是，为什么在花砖最早登陆的鼓浪屿上，几乎找不到一处完整的花砖地板？一位华侨三代讲述了有关文革时期，家中祖宅被红卫兵砸毁的故事。然而在华新路，花砖却得以完好保存。我们找到了当年的归侨子弟，他清晰地记得，文革时期，住在这里的

归侨学生们每天躲在家中，不出门，不上课，以捍卫花砖。

华新路上的每一处花砖，都遗留着归侨子弟的温度。

是何其富有价值的事物，才能得到这样的守护。在探索中，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这一工艺美术革命产物的力量。

历史的参与者——厦门花砖厂

1982 年，省四建恢复了花砖厂厂名，花砖的生产回归正常。另一方面，厦门市此时已是经济特区，全市住宅建设进入大规模发展时期，借此机会，花砖走进了各式各样的住宅当中，成为了那个年代的重要符号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花砖攀上了生命的巅峰。这一点在轮渡到开禾路的一些狭窄小铺中得到了证明。而在这条发展之路上，厦门花砖厂显然是不可错过的一环。

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当年曾在厂里工作过的工人，还原一些当时的细节。但这毕竟也是上个世纪的事了，而且距离厦门花砖厂停产已经有二十年，当初的厂房另作他用，工人也分散难寻，毫无线索。

但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给停滞不前的探寻工作带来了转机。

为我们带来转机的是不在书店房东的朋友谢老，在他的一次到访中，我们聊起花砖的故事，也聊起我们正在做的事。他一再强调，花砖一定不能破坏，并向我们提起了他的一位同学，曾经就在厦门花砖厂工作。因为他的帮助，我们找到了这位老人。

在采访中，她多次嘱咐我们不要提及她的名字，所以我们在此采用化名陈老。

陈老出生在印尼，父母都是当年下南洋的华侨。六十年代印尼排华，她就回到了中国。那一年，她十七岁。

回国后，她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学习，并考上了华侨大学的建筑专业。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省四建，后来负责厦门花砖厂的技术管理，一直到工作到 1998 年正式退休。

根据回忆，我们整理出了很多关于厦门花砖厂的细节。

当时省四建有三家花砖厂，陈老所在的厂位于现在的厦门磐基一带。对于自己管理的花砖技术，她很自豪。有一年市里举办花砖的产品竞赛，厦门花砖厂的质量最佳。

厂里对花砖的生产有着严格的要求，颜料要从化工商店里选择质量好的，还有专门的质检员每天检查，如果制作时颜料有渗透的情况，就会被打回重做。

质量保证的同时，工人们的效率依然很高。即便是手工制作，当时工人十几分钟就可

以做一块，用 3 天保养，排列至仓库，28 天之后即可出厂。

八九十年代是花砖最为盛行的时期，在此之前，很多人家都直接用水泥铺地，有的甚至直接在地上刷油漆，而差不多的人家则使用闽南传统的红砖。

那时候水泥花砖已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，国产成本降低，随之而来的是相对亲民的定价。好洗耐用，图案色彩又颇为美观，所以不管是市区还是郊区，很多家庭都会用花砖铺地。因为供不应求，砖厂门口的车常常排起长队。

受利益吸引，乡镇企业和私营的花砖厂也越来越多，但这些工厂所生产的花砖质量，远远无法与厦门花砖厂相比。

有趣的是，厦门花砖厂不仅输出产品，还输出技术和经验，当时有很多外省人专门来厦门学习花砖的生产，浙江一带至今保留的花砖，多数传承自厦门花砖厂的技艺。

然而，在经过八十年代的极盛之后，九十年代后花砖就开始走下坡路。

导致花砖没落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花砖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陶瓷砖的闯入。乡镇小企业的加入虽然赶上了花砖盛行的风潮，但这些厂子生产的花砖拉低了整个行业的产品质量；另一方面，人们对地砖的尺寸有了越来越多样的要求，而花砖因为无法做出较大的尺寸，已经不再是人们装饰房屋的首选了。

在我们如今看来相当迷人的缝隙，在当时却是致命的弱点。很明显，大尺寸瓷砖间的缝隙可以被尽可能地缩小。

花砖没落，花砖厂也难以为继。1994年国企改革，厦门花砖厂被合并到特区房地产公司。不到一年，花砖厂就停产了，曾经的压砖机或是被拆掉，或是被当作废铁卖掉；曾经的工人，有的提早退休，有的被调去了其他单位。至此，厦门花砖厂在历史上正式谢幕。

从脚下走到未来

对于花砖的再度流行，陈老起初有些怀疑——“是真的吗？”她这样问了好几次。

当她得知现在真的有年轻人在生产花砖的时候，怀疑转而成为好奇：“他们有没有销售？有人买吗？厂房在哪里？”。我们可以理解的是，对于她来说早已被淘汰的物件，如今再一次受到瞩目，这不仅仅是花砖的一次回潮，更是她所在的那个花砖时代的重现。

关于时光，关于回忆，有一个普遍的规律会发生在每一代人身上：当曾经的孩子长大，他们会在偶然的瞬间回想起童年的画面，可能是一只闹钟，可能是一个坏掉的玩具，更有可能，是踩在脚下的那块花砖。

然而，回忆只能解释情怀，它把上世纪的花砖带入人们的视线，但它无法解释，为什么

在今天还有人重新研究花砖的制法，再赋予它新的设计，或者说——新的生命。

穿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，跨越了大洋的航行，花砖史的每一个重要节点都因着“原创力”的推动，这也是花砖生命力之所在。

如今的我们，试图潜入时光之河流，清理掉花砖表面的淤泥，把行将沉底的它们打捞出来，不是为了复原来自旧时光的情怀，而是要在未来听到它们新的呼吸，这是花砖存在的真正意义。

花砖最奇妙的地方在于，它会在使用中越来越亮，这似乎暗示着它的生命力也是如此——即便时间行走其上，也不减它半分精彩。由此，我们相信，这份来自十九世纪的花砖，不该也不会被消磨，它势必会在自我价值的助推之下，闪现出另一束光芒。

即便有太多人叫嚣着花砖已死，我们也仍然坚信，富有原创力的事物永不消亡。

撰文：申屠名琛

编辑：朱相蓉

采访：朱相蓉 申屠名琛